

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“宅兹中国——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”，由河南省和上海市的文旅部门、博物机构联合举办，自开展以来火爆异常，市民观展的热情似乎高过了酷暑天气。

“宅兹中国”是一句青铜器铭文，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中，意思是在“中国”这个地方建设宫殿、安下家来。夏商周三代的“中国”，就是今天的中原地区，这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，更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域。

中原地区考古遗址和文物古迹众多，很多器物的精美、宝贵程度，总是出人意料，令人惊叹。而其中，青铜器和玉器尤其能体现早期华夏文明的独特性和成熟度，在人类早期各大文明中独树一帜。此外，诸多陶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纺织品等，也都极具可观之处。

在“宅兹中国”展览里，你能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“动物世界”，一个活波波的夏商周，看到中国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。

在“宅兹中国”遇见夏商周

壹

4000年前的家畜

夏“茫茫禹迹”是展览首厅，展厅正中赫然摆放着一颗“猪头”——它的正式名称，叫“猪首形陶器盖”。这是夏代早期（公元前21世纪—前18世纪）的文物，高18厘米、口径23厘米，2000年出土于河南新密新砦遗址。粗略估算，距今大约4000年。

这颗“猪头”，可以用惟妙惟肖来形容：首先，它的大小尺寸，与真的猪头几乎无异；其次，它是灰陶制品，表面黝黑，颜色与一头黑猪无异；再者，它的样子，不论是眼睛、耳朵，还是鼻子、嘴巴，都高度写实。这是一个胖胖的猪头，显示着它的“养尊处优”；猪嘴朝天，似在吼叫，有着一分桀骜不驯——也许，那时的猪驯化不久，还未丧失全部的野性。

这件文物不是玩具，而是一个陶器的盖子。陶器或许是用来盛放热饭热菜热汤的，盖子烫手怎么办？这一点，古人也想到了，他们把猪鬃部位“打造”成盖子的手柄。虽然这部分已经破损了，但我们仍能体会到制作者的巧思。

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，中国人对猪是有感情的。猪的古称是“豕”，给“豕”一个屋顶，那就是“家”。

驯养动物，是人类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。古代的中国人成功驯养了很多动物。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写道：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”，这是多么温馨的田园牧歌！家畜之中，最为重要的，也许是被称为“三牲”的猪、牛、羊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里，牛羊的元素也很不少，光是玉牛，就有好几只：

——周“成周王城”展区里，有一只玉牛形调色器，为西周早期文物，藏于洛阳博物馆，它高3.5厘米、长11厘米、宽5厘米。这是一只卧着的水牛，四脚蜷曲，牛头硕大，眼神温和，神态很是闲适，好像在夏日树荫下的池塘里“泡澡”。牛背平整，上有四个孔洞。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，在其中的一个小孔中发现了残留的朱砂红。由此判断，这是一个调色器。也许，墓葬的主人曾用它调色作画；又或许，用它画过美人和美丽的花朵。

——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里，也有一只玉牛，比那只调色器略小一些，形态颇为相似。这只玉牛通体就是一块青玉，玉质细腻，碧绿可爱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只玉牛虽然是在东周时期虢国墓葬中出土，但它其实是商代晚期的器物。也就是说，东周时期的人们，已经把它当作传承数百年的“文物”来珍藏了。

贰

“豫”中有乾坤：河南有大象

看完大展中的家畜，来看看“野兽派”。

在商“大邑商都”展区里，可以看到



夏代晚期文物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”。

春秋晚期文物“镶嵌绿松石神兽”。

一只商代晚期的白陶象尊，它高8.8厘米、长15.8厘米，由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收藏。这是一只精巧的大象，鼻子高高卷起，好像吸水后在喷水玩耍；鼻子下面，有两根长长的剑齿，显得威风凛凛；四足粗壮，一副顶天立地的态势。大象全身布满纹饰，包括凤鸟纹、夔龙纹等。它的材质虽为白陶，但造型和纹饰深受同时期青铜器影响。据介绍，象尊是商周时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之一。

看到象尊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商周时期的河南，会有本土野生大象吗？因为现如今的中国，只有在最南边的云南一带，才有野生大象生存。去年，云南大象还来了一次全民瞩目的“一路象北”。

河南曾经有大象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，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曾更加温暖湿润。甲骨文上多次记载过大象，包括王打猎大象；《诗经》中也多处提到竹子，例如《卫风·淇奥》中的“瞻彼淇

奥，绿竹猗猗”；更有意思的是，河南一带古称“豫”，这个字的本意就是人类手持竹矛捕猎大象。文物会说话，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地球气候的变化。

猛兽，是古人既恐惧又崇拜的对象。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猛兽，应该就是老虎了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中，你可以发现不少老虎：

——商“大邑商都”展区里，有一只小而奇巧的骨虎，长5.2厘米、高2.2厘米、厚1.0厘米。别看这只老虎小，它来自大名鼎鼎的安阳小屯商妇好墓。妇好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，据说还是一位女将军。妇好墓出土了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其中就有许多栩栩如生的雕饰动物。

细观骨虎，大头、大耳朵、卷尾巴，四爪紧握，一副凶且可爱的样子。它由兽骨雕成，外观米黄色，质感温润如玉；身体上镶嵌了绿松石片，颜色搭配赏心悦目。说到绿松石，不得不提此次大展的“镇馆之宝”——夏兽面纹青铜牌饰，这个铜牌饰表面镶满了绿松石，加工精巧，丝丝入扣，历经数千年完好如初。

——周“四方翼翼”展区中，则有一只青玉老虎，长16.5厘米、高3.8厘米，洛阳博物馆藏。这块青玉本身就特别，上半部分墨绿，下半部分浅翠，匠人巧妙地利用这种材质，让墨绿色从老虎的耳朵到臀部一线贯穿，好像一支将要离弦的利箭。你看它，咧开大嘴，利齿森森；踞踞之姿，好像是在蓄势猛扑；尾巴卷曲，似在攒劲。

看到这只玉虎，不禁会让人联想到，西汉冠军侯霍去病墓前的伏虎石像，模样与这玉虎高度神似。而从年代上看，“霍去病虎”是这只玉虎的后辈。

——在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，还有一只罕见的漆木虎，为战国中期文物，高27厘米、长52.5厘米、宽24.1厘米，出土于河南南阳的楚国故都城阳城遗址。它采用整木原雕，先砍斫成型，然后精雕局部细节，通身涂黑漆。虎头浑圆，四肢伏地前伸，后肢和臀部翘起，好像马上就要跃起。它的腰部、头部、臀部都有方形空槽，应该是安放桌案等物件的插孔。

说这只漆木虎罕见，一是因为材质，漆器和木器容易腐朽，更加难以保存；二是因为它是楚文化的产物，与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迥异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力强盛，势力范围一度逼近黄河流域，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楚庄王甚至曾“问鼎中原”。由此，楚人将楚文化也带入中原，尤其是南阳等中原南部地区。楚文化绚丽夺目，华彩繁复，充满想象力，这在青铜器、漆器、丝织品等文物上都有充分体现。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、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等，都是楚文化的精华。事实上，随着这只漆木虎一起参展、来自南阳地区的许多文物，都带着浓浓的“荆楚风韵”。

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中如此描述一



商代晚期文物“司母辛觥”。

位大贵族的封地：“孔乐韩土，川泽訏訏，魴鱮甫甫，麀鹿嘒嘒，有熊有黑，有猫有虎。”水里有鱼，山中有鹿，有熊有黑，有山猫老虎……而诗里有的，“宅兹中国”里也有。

叁

有龙有凤，“神兽”宅兹

说完现实中的动物，我们来说说大展中的“神兽”——龙与凤。

中华文化中的龙图腾起源很早，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，各时期的遗址和文物中都有体现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里，很多青铜器的纹饰都是龙纹，器皿上攀附的动物也是龙。

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里，有一座战国中期的镶嵌绿松石菱形纹青铜方鉴，高21.6厘米、口宽30.8厘米。鉴，其实就是水缸，平静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，所以古代有“镜鉴”一说。这座鉴大体是方形的，它的四壁，各有一条小龙。小龙的四爪抓握在青铜器的壁上，它伸长了脖子，好像在探头张望鉴内的水面，形象生动，憨态可掬。更为精巧的是，这四条小龙并非纯粹的装饰品，而是器皿的把手，便于人们抬举。

还有一件春秋晚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神兽，它是龙首、虎颈、虎身、虎尾、龟足，你可以说它是神兽中的“四不像”。而就在它的龙头上，看似龙角的装置，其实是六条小龙；神兽的脊背上，站着一只小一号的神兽；小神兽的口中，又衔着一条蛇形龙……如此层叠繁复的装置，令有的观众感慨，古人真是将大把的时间，都花在无用而美好的事物上。

而更为神奇的一件玉器是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内的蛇形玉佩。龙是很多动物的集合体，而其主体躯干部分，来源于蛇。十二生肖里，我们也总把蛇叫做小龙。这条小龙呈现圆弧形，身形相当圆润；它的体色介于“小白”与“小青”之间，温润透明；小龙口吐蛇信，身上有三行鳞纹，尾巴则向内卷曲。也许，只有内心无邪的人，才能潜心将一块璞玉琢磨成一条小龙，化寻常为神奇。

而首屈一指的，当属西周晚期的凤鸟纹方壶。方壶高47.8厘米，周身纹饰精美，最吸引人们目光的，是通身的凤鸟纹饰。壶身从颈部到腹部分为三层，每层四只凤鸟。这些凤鸟，头大，眼圆而大，喙勾形而大，更为突出的是凤冠，又长又大。它们不像华丽丽、怯生生的山鸡，更像“武德充沛”的鹰隼乃至鲲鹏。

玉熊、玉鹿、玉兔、玉蝉、玉燕、玉鹰、玉鸚鵡、鸭形陶壶、虎头尊、兽首司母辛觥、妇好鸮（猫头鹰）尊……文物从来不是“死”的，它们就活波泼泼地在我们眼前。“宅兹中国”里，你可以看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，可以看见人类与万物生灵的共生之乐。

据新华社每日电讯